書味清濁需自品

許民彤

爲人推薦閱讀的圖書，或者熱情地開一些書目，是中國讀書人向來的風氣，爲許多讀書人所好，當然這也是時下許多文化媒體、圖書媒體慣常的做法。但對讀書人喜好給人推薦讀書書目這種做法的評價，似也應該被注意。

魯迅、林語堂和老舍等人對一些人推薦閱讀書目的實際意義，都曾持保留、懷疑的態度。林語堂就曾說過：「讀書沒有什麼可以訓勉。世上會讀書的人，都是拿起書來自己會讀。不會讀書的人，亦不曾因為指導而變為會讀。」（《論讀書》）因爲，爲他人開書目，向別人推薦自己喜歡的書籍，這多少與閱讀是極具個性化、自我化的規律有出入，是無法眞正從閱讀的本質上反映出閱讀的精神的。

周作人在談到他的讀書經驗時說：「讀思想的書如聽訟，要讀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讀文藝的書如喝酒，要讀者去辨別味道的清濁：這責任都在我不在它。」（《古書可讀否的問題》）。書話家葉靈鳳講到自己讀書的體會：「讀書本是精神上的探險，儘管有他人的介紹和推薦，但對於一本書的眞實印象如何，總要待自己讀完了之後才可以決定。對一些書，自己因為個人的特性或一時的環境關係，竟有特殊的愛好。這正與名勝的景色一樣，臥遊固是樂事，然而親臨其地觀賞，究竟與在遊覽指南之類所得者不同。」（《重讀之書》）

這些體會，的確符合讀書是自由的、個性的和自我的規律，是大多數人的閱讀經驗。其實，我在瀏覽和參考《新京報》所採訪的一百人閱讀情況時，看到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範圍、有自己的閱讀選擇。作家遲子建讀了《熱什哈爾》說，這一本薄薄的冊子，卻勝過很多空洞乾癟的大部頭，「能在歲尾讀這樣的書，有一種收割了一把好陽光的感覺」。陳丹青對美國傳媒學家尼爾・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和俄羅斯人寫的《以賽亞・柏林傳》很感興趣。林賢治偏愛南斯拉夫副總統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階級》。麥家喜歡閱讀博爾赫斯，「博爾赫斯教會我做夢」。止庵說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朱大可閱讀菲利普・阿利埃斯的《私人生活史》……

可以說，這些讀書人的閱讀都具有鮮明的自我色彩，都是個性化的閱讀，他們的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種假定，他們的趣味、價值觀和記憶，構成了他們的私人閱讀經驗，成爲他們每個人無法複製的個人的閱讀歷史。

其實，我們是很缺少這種個性化的閱讀的，相反跟風閱讀卻成了今讀書界的一種流行趨勢、一種閱讀時尚。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任前後，我們國內的讀書界可謂熱鬧非凡，不僅各種版本的奧巴馬傳記蜂擁出版，所謂「塑造總統的書單」也紛紛出現……也許「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讀奧巴馬似乎也有落伍之嫌。可是，每一個讀者是否眞的就去夢想當總統？這種跟風閱讀的潮流，又怎能是一種個性化的、持久性的獨特閱讀呢？

電影夢

春璇

遇到一位由內地來香港旅遊的年輕朋友，問及近年在幹什麼？回答：拍電影！他說，要拍一部絕佳故事片，將來到國際電影節上嶄露頭角。他們是一個志同道合的群體，「有劇本，有導演，有男女演員，有製作人員，一應俱全」。與其他製片團隊最大區別是，投資者還拿不出足夠資金。「所有參與者都無報酬？」「是，等到拍完片子，有了收益之後，再『論功行賞』。好在大家都另有養家餬口的工作，逢周日或假期才聚在一起打拚。」我不由深深感動，他們緊緊團結在一起，分明把信念轉化爲激情，再昇華爲莊嚴的事業感。

不過，還有一個把大家凝聚起來的「元素」，就是吃飯不要錢。據介紹，開工這天，吃喝敞開供應，且頗有水準。但細細問下來，也不過是比粗茶淡飯好一個檔次而已。投資人能省則省，居然連報酬都可以「按下不表」，但在免費伙食這件事上較爲得體，懂得「管吃管飽」與工作效率直接掛鉤。是的，吃喝能鼓舞士氣，這可以從世界各地許多大公司的「茶水房」、「伙食補貼」等制度中得出佐證。

只是這個攝製團隊的成員很少想到，伙食在運作支出中所佔份額極少，參與者應得報酬卻無下文，而一份起碼的薪金可買多少碗湯、多少塊餅？沒人想到，或想到故意不說，唯恐破壞了水泊梁山式「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秤稱金」的三重奏氛圍。將來「大秤稱金」才是堅實的幻想。

心懷電影夢的年輕朋友告辭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想：這電影夢究竟是誰的？他們不是主導者，不是投資人，眞有到國際影展上捧獎杯的一天，享受榮耀的肯定不是他們。或許，他們無所謂，即使將來「大秤稱金」的承諾不能兌現也無怨言。但他們唯一沒想到是，在很多情況下，赴影展捧獎杯很可能春夢一場，甚至拍片都無疾而終，參與的滿足感也化爲烏有。

說「一琴一鶴」

馬其敦

北京中央電視台肯爲普及國學知識做貢獻，而有「開心學國學」欄目，甚好，顯然較一些低俗的娛樂節目強多了，然又不免出錯。七月十七日晚節目中關於「一琴一鶴」含義之解釋，便錯了。央視觀衆甚多，爲免貽誤，這裡略爲一說。

琴，古來寓高雅、清靜之類意，應爲常識。室置一琴，或攜一琴行，每與高人、隱士形象有關，如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舁中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綦毋潛《過方尊師院》詩：「洞戶逢雙履，寥天有一琴。」詩中又有「羽客」、「得道」以及「草堂」、「松徑」等語。伍喬《龍潭張道者》：「養生不說憑諸藥，適意惟聞在一琴。」張祜《題上饒亭》寫己之賞景、飲酒，有句云：「溪亭拂一琴，促軫坐波衿。」也一副與世相忘之態，不無隱逸之情。以上唐人「一琴」，均就出世、避世、幽閒自適、放浪山水間之類行爲、意象而言。最明顯之例是北宋黃庭堅詞《撥棹子・退居》：「歸去來。歸去來。攜手舊山歸去來。有人共、月對尊罍。橫一琴，甚處不逍遙自在。」當然，「一琴」並不限於隱士、幽居，也常用於一般文人或居官者，如白居易爲翰林學士時，有《松齋自題》：「況此松齋下，一琴數軸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宋人翁卷《送趙明叔明府》也有「隨行惟一琴，前路足幽尋」句。鶴，用於高人、隱士、清心文人，同琴一樣。所以每每琴、鶴連用，如齊己《寄鏡湖方幹處士》：「聞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送孫逸人歸廬山》：「獨自擔琴鶴，還歸瀑布東。」鄭谷《贈富平李宰》：「夫君清且貧，琴鶴最相親。」古來各處多有放鶴亭，而以杭州孤山林處士故事最爲有名。

「一琴」、「一鶴」連用，見《舊五代史・鄭遨傳》：鄭遨，字雲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舉進士不中，因欲攜妻兒隱於林壑。妻不從，遨乃辭訣而去，入少室山。後聞西嶽有五鬣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屍，因居於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遨「時惟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赴。以山田自給，與羅隱之朝夕遊處。兩人俱好酒能詩，每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遨有句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一琴一鶴」之意，已甚明。所以宋人夏元鼎《沁園春》詞云：「有謫仙公子，依山傍水，結茅築圃，花竹森然。四季風光，一生樂事，眞個壺中別有天。亭台巧，一琴一鶴，泥絮心田。」

「開心學國學」欄目提問「一琴一鶴」之含義，回答者選擇了「淡泊名利」之選項，被判定爲錯，同時告知，正確的選項爲「爲官清廉」。依據是宋人趙抃赴成都任上時，只帶了一琴一鶴。趙抃事，見《宋史・趙抃傳》：神宗立，抃還自成都，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一則其事遠在唐五代時人鄭遨隱居林泉之後，二則他當時取意清簡，所以皇上有「爲政簡易」語。退一步講，以趙抃之性情、行爲，他的以一琴一鶴隨行，可以理解作「爲官清廉」，但這只能是就趙抃個人而言時作如是解。若從漢語用法理解，作爲傳統文化、國學知識，「一琴一鶴」自有其所含成語之本義。並且，《宋史・謝方叔傳》亦復記載，「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顯然以一琴一鶴爲高雅養性之物，而絕非規勸或期望度宗做個清廉皇帝之意。

可知，「開心學國學」欄目「一琴一鶴」含義的幾項答案中，「淡泊名利」雖不很準確，但大體近似。而定爲「正確」答案的「爲官清廉」，卻是錯的。

作家關露和電影《風聲》

王　鵬

今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的院線上映了一部以現代女作家關露爲原型的電影《風聲》，其主要角色爲內地一流演員李冰冰、周迅、黃曉明、王志文等飾演，受到觀衆的追捧，其票房直線飆升。由此，關露再一次爲觀衆提及、熟悉，她抗戰時期潛伏在汪僞政權的艱辛與驚險，讓觀衆落淚。十月中下旬《風聲》就在香港、台灣院線上映，港台觀衆也可一睹關露昔日的「風采」。筆者手頭有一本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太平洋上的歌聲》（**見圖**，全書正文八十二頁），是關露的一本詩集，收詩二十二首。這本詩集中的作品，是反映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一個愛國青年對世界政治風雲變幻和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注。其中《太平洋上的歌聲》一詩，以太平洋爲觀測點，將整個世界的政治舞台包容在自己的視線，既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罪惡行徑，又預示了人民的力量終將打敗違背歷史發展的反動勢力的光明未來。詩人以浩瀚的海洋和廣闊的世界作爲自己詩情的載體，顯得氣勢豪邁昂揚。《風波亭》一詩，則以民族英雄岳飛堅持抗敵遭誣諂而死卻千古流芳，奸臣秦檜一時跋扈卻遺臭萬年的故事映襯現實，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眞內戰的醜惡嘴臉。《囚歌》以激動悲忿的筆調抒寫革命烈士爲正義事業英勇獻身的崇高精神，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烈士的崇敬和完成他們未竟事業的滿腔熱情。其他詩作，如《失地》、《賽金花像》、《舞》、《故鄉，我不能讓你淪亡》等，或怒斥國內外反動勢力，或讚美人民、招喚民衆奮起反抗，或表達自己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反映出一個作家的高尚的精神世界。《太平洋上的歌聲》中的詩作，通俗曉暢，感染力強，風格、體裁也不拘一格，是一部比較大衆化的新詩集。

關露（一九〇七——一九八二年），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北京延慶人。她幼年家貧自學完中學課程，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先後在上海法學院和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學習。一九三〇年初，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她的故鄉》發表於南京的《幼稚週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她參加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左聯」。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五年，她受中共黨組織派遣（由廖承志、潘漢年直接領導），先後打入汪僞政權和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與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月刊編輯部，以編輯的身份從事情報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她因病由蘇北轉到大連療養。

一九四六年病愈後，她被分配到蘇北建設大學文學系任教。從一九四七年秋到一九五一年秋，她先後在大連蘇聯新聞局、《關東日報》社、華北大學三部文學創作組和文化部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工作。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因受潘漢年一案牽連，她兩次入獄達十年之久，身心受到摧殘。一九八〇年後，她又因患腦血栓症，全身癱瘓。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曾專門爲她發了一個文件：《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明確指出：「關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一九三九年秋開始為黨做情報工作。一九四二年春由組織派到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聯合主辦的《女聲》雜誌社工作，搜集日偽情報。關露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文革』中對其拘留審查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撤銷公安部一九五七年二月《對關露的審查結果與處理意見的報告》；撤銷和推倒強加於關露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當年十二月她就去世了。

關露在民國時期出版的作品除《太平洋上的歌聲》外，還有一部自傳體中篇小說《新舊時代》（一九四〇年上海光明書局出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她的兒童文學集《蘋果園》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她的文學作品被各家出版機構出版或再版，如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一九八四年上海書店再版）、中篇小說《新舊時代》（一九八五年由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再版）、散文集《都市的煩惱》（一九八六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關露詩文集》（二〇〇一年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等等。

關露和她的養女（左）；關露詩選（右）

人生不過一道堤

風雨

蘇東坡先後兩次在杭州任職，第一次任杭州通判時年三十六歲。第二次是任太守，這年他五十六歲。兩次任職，皆爲貶官，起初是因政見不同被迫下放，後來是由於清除舊黨離京。然而，蘇東坡並未遷怨於朝，只是想到爲官一任，造福一方。

好多人是從蘇東坡的詩中知道西湖之美的。其實，西湖只是詩人眼中的原生之美，於百姓則是生存之患。

西湖屬於錢塘江與內地河汊之間形成的一種圍堰湖。古人逐水而居，其時沿湖周邊已有十數萬居民。西湖水質好，市民以此爲飲，還催生了釀酒業，使杭州成爲全國最發達的釀酒城市。湖水豐沛時，與之相鄰的茆山和鹽橋運河借爲航道，使西湖具有重要的交通功能。但由於水草的瘋長和泥沙的不斷排入，湖區淤積日益嚴重，湖面急劇縮小，江水鹹潮倒灌，非但百姓生存成了問題，同時也嚴重威脅到釀酒業、交通運輸業，以及萬畝良田的灌溉。因而，蘇東坡一到任，首先要抓的市計民生大事就是疏浚西湖。

經過一番調查研究，蘇東坡發現西湖的疏浚取決於六井的暢通，於是首先對六井進行大規模修復。然而，六井修復工程剛開工，蘇東坡就被調離杭州，工程不得不半途而廢。十六年後，蘇東坡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又一次到杭州任職。此時，西湖已瀕臨湮廢。他一邊上奏朝廷申請資金，一邊研究制定工程方案，一邊籌措經費。施工過程中，蘇東坡身體力行，天天奔波在工程一線，不但坐陣指揮，還捲起褲管與民工們一起站到水裡撈水草，清淤泥，下令把私圍的葑田統統撤廢，在今湖心亭一帶建立三座界標石塔（成爲重要景觀那是後話），禁止在此範圍內種養菱藕，以防湖底淤積。清挖出來水草和淤泥依湖就勢在水中堆成長堤。建六座石橋保證湖水通暢，全堤遍植物柳、芙蓉和四季花卉。同時在西湖與運河之間建造閘堰，與江潮隔絕。至此，六井通，西湖暢，清水遍全城。清除了心頭大患的杭州老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堆積如山的上好豬肉送到府上慰問蘇東坡，蘇東坡則把豬肉分送給民工和兵士享用，由此生出一道千古佳餚——東坡肉。

杭州因爲西湖之水而成爲北宋規模空前的城邦，躍居全國第一大城市。歐陽修描繪爲：「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在蘇東坡的筆下，西湖更是別有韻致：「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雨後》）。後人懷念蘇東坡，把西湖長堤稱之爲「蘇堤」，算是老百姓對父母官的最好評價。

如果當年在杭州爲官的不是蘇東坡，西湖能否存世到今天都很難說。爲官是造福子孫，還是做秀遺禍，歷史都會忠實記錄。透過蘇堤，還可以看到蘇東坡淡定爲官的性情，其人生觀、政績觀，審美標準與價值取向窺見一斑。

人的一生做的事情很多，其實只要做好一件足矣，譬如蘇堤。

澳洲看鯨魚

海諾

這次去澳洲探親，親戚特地向我們介紹了在澳洲的一項很有名的觀光項目——看鯨魚。

從墨爾本出發，驅車行駛上高速公路，風馳電掣般向海邊飛馳，不到一會兒，我們就來到了澳洲的海邊。這時正值澳洲南部踏入冬季，南極的鯨魚開始北遷往較溫暖的水域，在澳洲的東岸、西岸以至整個海岸線就常常看到鯨魚在海中暢游，同時，也會吸引很多觀鯨的遊人，難怪我們來時，遊人絡繹不斷，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照相機、攝像機拍個不停。

在澳洲看鯨魚有三種方法，一種是在岸上找一個較好的角度觀賞，一是乘船去海中離鯨約一百米的地方觀賞，一是坐在直升機上離水面三百米之上觀賞，我們選擇了在岸上，因爲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晴天，再帶上望遠鏡，比下海更有一番壯觀的風景，另一個原因是如下海去看鯨會打擾鯨群，當母鯨正哺餵幼鯨時，如靠得太近，會對牠們形成干擾，影響牠們正常的生活。

不一會，我們在蔚藍色的海面上就看見了游動在海面上的鯨魚，牠們像一艘艘黑黝黝的潛水艇，在陽光照耀下的海面上顯得安詳、悠閑。最大的鯨魚要數座頭鯨了，牠的形態獨特，頭部從上面看寬圓，胸鰭很長，整個身長有十三、四米，每隻重量有數十隻大象那麼重。牠們每當經過一段時間的潛游之後，就進行噴氣，噴出的氣高約二點五至三公尺，像噴泉。座頭鯨每天要吃一公噸的食物，牠的大嘴張成九十度，主要食物是鱗蝦，鯡魚等。

這時游弋在海面上的鯨魚更加活躍起來，牠們不停地轉彎、游動，突然，一隻巨大的座頭鯨忽地一下從水裡飛躍起來，像一條蛟龍騰出水面，具雷霆萬鈞之勢，充滿震撼人心的力量，讓人感到力與美的結合，場面頗爲壯觀，激動人心，座頭鯨每一次飛躍相當於抬起五百個七十公斤的人，力量相當驚人。然而，座頭鯨也是一種溫和的巨獸，雄性的座頭鯨還是天生的歌手，牠會以頭部向下，動也不動的姿勢在海面一千五百米以下的深度唱歌。在水裡，聲音的傳動是在空氣中的五倍，據說，一隻鯨發出的歌聲在三十至四十公里以外都可以聽到。

在海面上游弋的，除了座頭鯨以外，還有二點四米長細小的抹香鯨，還有三十一米長的巨無霸藍鯨，這些游弋在海面上的鯨魚構成澳洲一道美麗的風景線，也讓我們這些觀光客大開了眼界，並留下美好的記憶。

說喝粥

季旭東

粥即稀飯，是國人飲食中最主要的飯食之一。當今國人食用的粥種類繁多，除了最常見的大米粥及小米粥外，還有皮蛋粥、魚生粥、肉粥、紅棗粥、綠豆粥以及大名鼎鼎的臘八粥（即八寶粥）等等，細數來不下上千種。這些粥不僅出現在餐桌上，而且還通過工廠化生產，以罐裝或瓶裝的形式出現在了商家的售貨櫃上，旅行者的行包與學生的書包中……

說到粥，據史料記載早在五千多年前，粥就出現在了我們老祖宗的餐桌上——《周書》中就有有關黃帝「怡烹穀爲粥」的文字。到了兩千五百多年前，隨着古醫學的進步，粥又開始被用於醫療保健。《史記・扁鵲包公列傳》記載有西漢名醫淳于意（包公）用「火齊粥」治齊王病的事，謂稀粥「可實五臟六腑之氣，且能逐熱。」東漢醫聖張仲景著的《傷寒論》亦有「桂枝湯，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的論述。隋唐後，人們更是將粥的食用價值與藥用功能加以融合，使之進入了帶有人文色彩的養生層次。在這方面，我國古代的一些文化名人功不可沒。

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對粥有着非常濃厚的興趣，他曾寫有書貼曰：「……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妙不可言。」蘇在任徐州知州時，曾有一次因高興而醉酒；農民艾賢煮粥給他吃，吃後，蘇甚感自在，遂賦詩道：「身心顚倒不自知，更識人間有滋味，」對粥大加讚美。南宋陸放翁亦有《食粥》詩云：「粥香可愛貧方覺，睡味無窮老始知。要識放翁眞受用，大冠長劍只成痴。」這首詩充分表達了陸對粥的喜好達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鄭板橋也曾在《范縣暑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寫道：「……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菜一小碟，最是暖老貧之具。暇日嚥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之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爲農夫以沒世乎！」把簡單的食粥事寫得情趣無限。

清代小說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最後的生活非常窘迫，過着「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日子。曹此刻儘管喝的是稀粥，但他寫出的卻不是「粥化」的小說，而是經得起萬千人百年咀嚼的實實在在的「乾飯」——極具文學價值的古典小說名著。無獨有偶，宋代文學家范仲淹在潦倒時，曾在破廟苦讀。那陣子，他也以粥爲主食：他每天煮粥一甑，待冷結後劃爲三份，每餐食一份。在這裡，粥起到了砥礪他們意志的特殊作用。這也印證了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之說。

早年間，對於貧窮人家或一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來說，能吃上粥已屬萬幸了。連粥也喝不上的日子也時常會遇到。就是能喝上粥，那粥也多是糠與野菜一類難以下嚥並且稀薄如水的那種。儘管如此，這樣的粥卻是維繫人生存的救命索。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內地鬧饑荒時，以菜葉、南瓜乃至榆錢、野菜兌米熬煮的「瓜菜代」粥曾挽救過無數人的生命。一些部隊還因響應總部每人每天節約一兩糧支援災區的號召，而以滾水焯柳葉再摻米煮粥喝。這種粥雖然喝起來有點苦，但其中卻蘊含着軍民同心共度荒災的魚水深情。

粥作食用，可以果腹；有療效，能健體，甚至祛病或養顏。從歷史上看，它還承載着一些文化，有時還體現着一種精神。但是，由於粥易於吸收，對於有些人，如糖尿病患者來說卻是不適宜的，這是需要人們加以注意的。